

· 踱入21世紀行吟的澳門詩人 ·

賀綾聲*：純粹為自己寫一首詩



詩 觀

有時候，我覺得詩歌跟愛情是等同的，都是青春期的遺物。在多年學習寫詩的歲月裡，我開始對童年、大自然、死亡、仇恨、戰爭等有了新的體會。我不是甚麼出色的創作者，更不懂得怎樣去寫出更好的作品，我祇希望能夠在寫詩的過程中找到自己。

有時候，我覺得不需要刻意寫“城市詩”、“社會詩”、“反戰詩”以及“哲理詩”這些標榜正面的詩；寫一些“風花雪月”、“無病呻吟”、形式簡單、意象平平無奇的詩，祇要能抒發自己的情感，心靈得到滿足，便已經足夠。因為詩是人類感情的產品，應當回歸到感動人心之上。形式和意象，總會有用濫的一天，但抒情卻不會。即使種種題材與想像已被許多人抒發過，皆因詩人的情感與觸角是獨一無二的，激昂的情緒繼續不斷地為這個世界抒情。

有時候，我覺得詩人早已在很久以前已經死掉了，而當今的詩人，應稱呼為“時代歌手”更為合適！詩人已不能再以“詩教”來喚醒世人的良知，若刻意將詩的功能拉大，反而會適得其反，那倒不如純粹為自己寫一首詩，來靜化日漸猙獰的心靈來得更意思。

詩由心生，從無到有，從有限到無限，用僅有的文字，去填充缺失了的情感、淡白了的生活，直指生命本質。

* 賀綾聲，本名鄭國偉，澳門大學中文系學士；曾獲多屆澳門文學獎新詩組獎項，作品散見於兩岸四地文學雜誌，部分詩作收錄於《澳門現代詩選》，著有詩合集《彩繪集》，詩集《時刻如此安靜》、《南灣湖畔的天使們》。

My Love, My Fate

換個時代在一起
等荊棘滿途全枯死
——〈命硬〉

兩個相同的夢在彼此掌心破裂
因為負載不起各自嚮往的幸福
美麗精靈耗盡了能量
我睜大了眼睛
流下比燃起的營火更亮的淚
在陣營內寫下
第一首情詩以後

那個冬天，所有精靈都睡得很熟
愛情來過
在玫瑰香與刀槍無法協調的路途上
我們時而爭吵，時而接吻
約會過的地方如今急速變化，卻又
各自保護着曾擁有過而不實的深情遺址
在時間溝壑中，流感繼續蔓延
你說，“每個年代都是獨一無二的，有着獨一的
病毒，同時存着無二的抗生素”
但是
萬千死者暖着的雙手，比永恆陽光更為真實了

現在，Dear S，我們兩個都是敗北部落
美麗精靈還需耗掉更多能量為遠方送信嗎
刀與槍最後也沒為我們帶來更遼闊的風景
我祇聽見你刺過我的血像開過花的樹
一切的愛和整個世界的顏色
都滯留在烽火綿綿的季節裡

1939年是亂世，2001年又怎不會是亂世
徬徨之鴿站在敗壞的一方，和平仁義之歌錯了
重要聲部
若即若離的情慾穿梭於我們稀薄白髮之間
Dear S，十月，又該是秋天了
紀念反法西斯圖展的曝光記憶使我懷念起更深
的夜裡

你和所有政制、約定最後聚焦在同一黑軸上
雖然時代老遠地不同着——

My Love, My Fate

一座城市，三首輓歌（組詩）

一位件工向MJ致敬

閃電來了 一頂黑帽
冒出一名英雄 在舞臺上拋下青春的瞬間
熒幕前
燭火安詳地枯萎 哀悼？ 罪人頂上的荊棘
你又不是沒有承認過 一位忠實歌者的死亡
啪！啪！啪！ 跳動起來 用浪蕩於酒的理想
押韻 透露
一道道蒼白的傷痕 用文化侵蝕的骨頭鼓掌
你的麻醉未醒
仍舊一雙黑色皮鞋 認得自己的路
靜靜停在空洞的迴聲中 豎立如一根不會迷失
的蘆葦

蓋好棺木 這裡躺了一頭
已經冰冷的豹子 撫摸他的爪 斷斷續續的
老音樂
唱開黑色的帳幕 孤獨MV情節中 變異城市人
做了一個夢 在末世瘋狂快樂黃泉路上
啪！啪！啪！ 廿一世紀 你在思念的海嘯中
成為
節節敗退的那方 低聲歌唱
記憶中的城市 你不知道原來這裡
是一個還未懂得英雄的年代
你月球般的舞步 為了獲得一個生存證明
報紙上一則關於自己 紛亂的戀情
在這個舊社會像梅毒般散開 頃刻
你發覺生活中的黑暗拆散了光明
被你信仰的美學 也許是最後的一個部落
所有的愛與文明 遺忘在停屍房內

88水災多少生命可以重來

多少人記得那個晚上 水聲嘩嘩
 多少人記得路牌與交通燈被風敲打的 疼痛
 多少人記得“汪辜會談” 討論過小島的未來
 多少人記得關愛行動 繁榮都市歌聲妙曼
 多少人記得森林吶喊處 了無人跡
 多少人記得多少具屍體被冷雨浸透過 明天
 會在哪个堤防上醒來
 多少人記得集體唱過〈紅日〉、〈朋友〉、
 〈明天會更好〉 生命因而豐盛與熱鬧
 多少人記得環保人士默默地感受着地球的
 熾熱和冰冷
 多少人記得慈善晚會結束後 誰人偷偷哭泣？
 啪啪 啪啪 啪啪 記得有首生命之歌
 不可重唱：
 “這年頭不好不壞 祇是多了點災害
 我漸漸明白 家人是我不捨不棄的憶記
 無法理解的命運
 到底有多少愛可以重來？ 到底有多少人
 可以回來？”

小市民沒有夢沒有夢祇有低頭 R&B

09年某午夜時分我醒來／貓兒在樓下垃圾堆中／
 翻動了一個漁村舊夢／月光傾斜／五光十色／賭
 城構成了一個國際都市／一個國際都市／建築了
 一條國際之路／福建人／中山人／澳門人／土生
 葡人／甚麼人(Rap：那麼多意志四處激射／而我
 們卻在這裡生活／那是一條鋪設超支的馬路／那
 是一條留下超支問題的馬路／那是一條老祖母勤
 奮耕耘養育後代的馬路)／近日小城選舉持續昇
 溫／我們沒有夢沒有夢祇是低頭用功／壓迫的
 情緒無法放鬆／父親因寫詩抨擊社會遭解僱／家
 姐因沒有夢躲在祐漢牡丹樓用功／連中七刀／父
 親嘆息和諧失韻／世事多變／她有夢有夢／祇是
 二十年裡沒人僱用(Rap：那麼多意志四處激射／
 而我們卻在這裡生活／哪裡有夢／哪裡有夢／
 貓兒在官員家垃圾筒中／翻倒了一個市民舊夢)
 這幾年／小城霧氣迷濛／詩人／中產階層／小

市民／失業遊民／在金光大道走來走去／他們
 有夢有夢／卻成為野鬼遊魂／空房子／世遺景
 點／國際舞台／射燈射着我們／向前衝／向前
 衝(Rap：那麼多意志四處激射／而我們卻在這
 裡生活／那是一條鋪設超支的馬路／那是一條
 留下超支問題的馬路／那是一條老祖母勤奮耕
 耘養育後代的馬路)／陰雨紛飛的黑夜／官員
 為罪犧牲／一群黑天使在南灣湖畔起舞／啪！
 啪！啪！／跳動起來／四百多年來／我們一家沒
 有夢地生活／老祖母沒有童年理想／爸爸沒有詩
 人執照／我有理想穿着學士袍做荷官／會被罵／
 (女聲：靠！靠！靠！)／還有多少人繼續／會
 被罵／會被罵(Rap：那麼多意志四處激射／而我
 們卻在這裡生活／哪裡有夢／哪裡有夢／我在家
 踢中了垃圾筒／翻倒出一條鹹魚舊夢)／十年又
 十年／一個國際都市／一群官員／一群妓女／
 啪。啪。啪。啪。／多麼快樂地做愛／磨損了
 我們多麼快樂的城市

小城大事自由四五行 [案頭R&B]

自由四五天環境無轉變／匆匆玩幾天那裡有長
 遠／陽光初體驗我的小說快寫完／二十歲的情節
 祇像碗拉麵／來拉拉手／性格可改變／愛情原需
 一種信念／Rap：(愛情像朵花，天天開，情慾像
 朵花，天天謝，那裡有永恆，情慾像朵花，像你
 張臉) Oh yeah!／寂寞讓我癲／晴天下午也會落
 雪／小城多故事／大多適合葡國格調／菠蘿雞粒
 飯我有一份／菓汁西多士你也有一份／葡京廣場
 最多情侶／那有片落葉會停下腳步深思那段緣／
 望過去衝過去有件事快講完／游過去潛過去有篇
 小說快寫完／跳過去飛過去有首詩快讀完／事可
 以大／可以小／可以中／可以圍毆／夢可以傷
 感／可以混合五官／可以想起昔日戀人／一種想
 像力怎樣想也不會完／Oh yeah!／黃昏化作一
 句哀詞／我與你相遇在葡京前／按按手機日子
 不斷叫／入夜你的肌膚正如那條柔軟的船／陪我
 跳支舞／霓虹燈多閃耀／換花換草換衫換裙／這
 裡沒有遺忘的睡眠／講句閩南話／遭人綁架／哪
 裡有至真至深的感情／而落的淚永遠無法兌現藍
 天／陪我跳支舞／你的身體留有昨夜的醒／換花

換草換衫換裙 / 這裡沒有遺忘的睡眠 / 講句閩南話 / 遭人綁架 / 哪裡有至真至深的感情 / 而落的淚永遠無法兌現藍天 / Rap: (金錢像朵花, 天天開, 身體像朵花, 天天謝, 那裡有永恆, 金錢像朵花, 像你張臉) / Oh Yeah! / 望過去衝過去有件事快講完 / 游過去潛過去有篇小說快寫完 / 跳過去飛過去有首詩快讀完 / 事可以大 / 可以小 / 可以中 / 可以圍骰 / 夢可以傷感 / 可以混合五官 / 可以想起昔日戀人 / 一種想像力怎樣想也不會完 / 自由四五天環境無轉變 / 匆匆玩幾天那裡有長遠 / 陽光初體驗我的小說快讀完 / 二十歲的劇情祇像碗拉麵 / 來拉拉手 / 性格可改變 / 愛情原需一種信念

四月九日走過舊西洋墳場

撒下黃土
送別春季

往事如煙
燃燒的香燭散開記憶

一瓣花寄一片晨光
一滴淚釀一夜星光

死亡斟給你一杯美酒
心睡得很甜、很穩

昨夜墓旁的花兒開了又落了
你僵硬的嘴角, 依舊微笑着……

在世界盡頭呼喚你

——給特里·夏沃

天亮時候
我們站在世界盡頭呼喚你
在廢墟牆下
找尋一朵溫順玫瑰
該是屬你的, 寶寶

這哀哀祝禱
尚未結冰的言語
一直把你留在床邊, 依舊一盞燈
把你淡如菊的面容照成腫瘤
卡在父親發炎的喉嚨裡
這是愛的真諦
十五年了, 寶寶
你既非無聲, 亦非無癢
依舊餵養着一片年輕天空
如果童話還存在
寶寶, 你是該有翅膀的
我們更要給予你一個
比陽光更堅強
比海洋更美麗的名字
可是啊, 寶寶
十五年了
你卻一直脫不下生命的苦楚
我們的隱隱作痛是怎樣隨風而逝
我們還不願知道
你甜美的笑聲
你豐滿的血肉
是怎樣皆成墓園的菓樹
天亮時候
我們站在世界盡頭呼喚你
這個季節, 終於
爛了

盲女之歌

甚麼也不再和我相干, 我已
為一切所拋棄。我是一個島。
——里爾克〈盲女〉

眼淚還是要淌下
假如我們牽手但兩心全無交集

像黎明還沒降臨
遙遠且睡在身旁那個人

原來祇是自己努力虛構出來
溫暖終日冰冷的晝夜

我深信你曾經來過
在某個雨後晴朗天空下

你會和我一樣孤獨着
尋找彼此交換過相同眼神的地方嗎

在繁複城市裡
我極渴望能有一雙手為我劃亮餘下的火柴

即使祇是一瞬火光
即使祇照出個黑漆漆盛世

但我啊
真的願意為此淌下寂寞此生的淚水

第七首哀歌

“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鴿子從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鴿子回到他那裡，嘴裡叼着一個新擰下來的橄欖葉子，挪亞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

——《聖經·舊約·創世記》第八章第十節。

Dear S，
我們必須活着
甚至比長於廢墟裡的野生植物還要強
我們帶着從前疼痛
棲身於一些樹和一些隱藏音節之間
我醒來，眼睛結束了夢境
海面已趨平靜，鴿子盤旋上空
布吉島清晨從不感到已超越了黑夜
到來另一個黑夜裡，Dear S
被迫呼吸着整個海洋的痛
腐爛的樹幹
極力還原生命最初衝動
十指伸向茫茫然，假如這是旅行終點
天空必然降得更低些
我的情人，Dear S 赤裸而專注
尚未觸及的天堂，淤泥中的螃蟹
找尋值得存活下來萎頓熟悉的身影
風擦過小島，陽光傾注水面
一條路切開覆蓋一切的光亮

我們共同的文明共生的危難
誰引我們去領最後一份晚餐？
脆弱的頭顱掃描出舊日用過的網
收集過的安靜緊繃具具殘骸，你驚訝——
一片死靜。那如一葉自然掉落，一蘋果自然燦爛
那樣的內在世界：

混沌。

Dear S，如果兩人水中擁抱
廿一世紀我們便成了一則湮沒地球很久的神話
飽滿淚的愛溶在水裡永遠地一乾二淨，

疲軟的夢和玫瑰
不斷漂流、改變、寄居彷彿綿密而無味
浩浩蕩蕩，但是 Dear S
濕漉腐爛的樹幹再次浮現我們眼前
體內初生之悅強迫我們呼吸着落地生根的真實
海上七天，我們繞過倒下的石碑，棄置

無用金幣，離開變種的病疫
通過渺小和孤寂認識死亡
或許死傷停頓了冬季
任何漂近我們的肉體因絕望再次遇見

而顯得更溫暖
宿命的慘劇，我們完整地被困在起伏的水裡
一條條被創造最適合死的肉體
一條條觸及不同宗教的永生

如血般的潮水遠退到失聯了的明天
Dear S，我必須告訴你：上帝不在家！
我們必須繼續忘懷地擁抱在悲哀的無限裡
繼以夢的方式一起居住遇見天使

特別永恆的晚上，當你驀然發覺天這麼亮了
這腐爛且堅定的樹幹再次隱約接近我們
一如深淺不一的愛，一如難懂的信仰
猶如泡影

天空僅以舊陳的傷口包紮新生傷口
我相信，我們必能走到暮年將盡的邊緣
我們必能歡呼喝采，讓年尾衝擊新一年
鐘聲響起以後，Dear S，我們會成了集體的墳嗎？
熱冷交合勃起的那個清晨
死者將悲哀傳送生者，生者將悲哀傳給我們
浮浮沉沉，我們靠着那根腐爛的樹幹漂流
猶如我們靠着那根終須背叛的肉體

和情人安撫忠誠的靈魂
載浮載沉不眠不休確定水深及頸的困境

我們曾經這樣愛過
種種夢境都祇是一種夢境的變形
原始的愛恨
比原始翻騰的海浪更難以控制和預期
腐爛的樹幹
極力還原生命最初衝動
最後觸及重新虛構的陸地：
混沌。

Dear S，或許我們沒有準備便永留於此
地面仍插滿了個性孤僻的槍支
你去追問浪花何謂自由
夢一般的理想，報以滿地屍首的囁語
無人領養的孤兒們
繼續從漂浮的時間裡領略“活下去”的意義
這時天空藍得像另一面鏡子
浮浮沉沉，浩浩蕩蕩
海上的我們
再次從遠古死亡邊緣掙扎回來
爛透的麵包和鹽，污濁的水和清淡的陽光
混沌了我的夢境。
這時屍骸的心情藍得像另一面鏡子
看山很紅，看海亦很紅
啊！我的情人，Dear S 溫柔而憂鬱
坐在波浪低潮處，聆聽海灣深深的嚎叫
左手緊握右手，右手緊握左手摸索自己森嚴的肉體
宇宙的無盡，便由鑽探自己的內在開始
粗大、簡陋的靈魂早已因在自己衰老的道德裡
因為禁錮
靈魂殘殺了靈魂
敗壞般的傷感、妒忌、仇恨
改變了赤裸的本質
Dear S，所謂親切的神
其實早被我們纏住毒藤的肉體隔絕了
前世與今生，誰能超越時間之外
超越肉體之外
超越權力之外
獨立於一個更空的空間裡
憑弔自己？
風靜靜吹起，陽光摸弄我散髮
那段滲透了回憶、無比卑微而綿綿的水聲

在我耳肉滴滴作響
最後一滴
更滴及心底成一泓地獄
兩岸迷濛，祇見遠處浮起個個熟悉人影
這是天堂的起點
我極力張開雙眼，結束了夢境
我的情人，Dear S 美麗而深情
坐在波浪低潮處唱起歌來
自信而迷惑
我亦無所得無所失地立在空空無限大的島上
或者淤泥中的螃蟹
心也必有所愛
而不斷漂流的樹幹也必定很淚
鵲飛樹靜，神笑她哭
Dear S，憂鬱地告訴我：
她剛剛做了一個夢，夢見我的神殘殺了她的神
絕望有時連虛構的夢境也可提昇成一種恐怖主義
無血的大戮
你的信仰毀掉我的信仰
我的恐怖主義粉碎你的恐怖主義
在混沌的夢境裡我們確定曾經這樣深深愛過
浮
浮
沉
沉
一條腐了半世紀的樹幹擱淺
這時天空藍得像另一面鏡子
倒影下
仁義是透明的龐然大物
Dear S，你的手是我的路
方舟載來一群藝人
他們在路邊拾起無人談及的魚
檢閱內臟有否流着天堂的血
而我們亦因絕望
最後化成腐爛的樹幹
極力還原生命最初衝動
浮。浮。沉。沉。
海上七天，巨浪退去神跡
悼亦有悼
暴雨不多說

我不多說
看見巨浪一閃一個世界曝光
我們暈倒在那顆龐大的淚裡
眼睛，偶爾會用自己淚水
取暖

第一天的終結

- 1
所有愛情都是今夜的燈色
所有燈色都害怕寂滅
從前我拉着你的手說：
我會像個努力維修的電工
承諾阻止這座美麗城市寂滅
- 2
偶然遺失的硬幣
偶然被自己在教堂內拾回
這個硬幣是我遺失的那個嗎？
而我，
又是否自己一直堅持要找的那個模樣？
- 3
有時
我無法分清寄生於我心內的你
是否存在
而時間越長
思念越長
是的，這樣的愛情將永遠無法成形
- 4
稀疏的人影
時間漸漸過濾成另一類光線
被節日洗劫一空的城市
祇留下某個詩人的胸襟
我便在這裡抵禦比低溫更低溫的孤獨
- 5
但是，像迷宮的城市
到處樹立“所謂正確”的路標

真的能帶領我們找到出口嗎？
難以理解的情人們
別吧！
堅強才是我的嚮導
祇有它擁有最清醒的辨別力

6
我的性格是黑暗的
但我愛你是光明的

7
往往，
過份熱誠成了別人眼中的異類
我不能容忍他們對粗獷靈魂的不瞭解

8
充滿儀式的祝福
我的童年是想像出來的
因它早已在我記憶中消失
那些古老愛情信仰
因潔癖而顯得多餘……

9
不如關掉床邊燈
早早睡一覺吧
拿不定主意的睡意
來回地心跳着
噢！——那便是徹底的孤獨了

10
而你祇能令我更憂鬱
我的憂鬱就像被你洗劫一空的心
再沒有機會向別人提起你
此時我年輕但
深深不快樂

11
幸福的時候，幸福是不易溶解的
正如悲傷的時候，悲傷亦是不易溶解的
誰能改變甚麼？
破碎的玻璃杯與破碎的感情是沒有天堂與地獄
可到的

在我內心
我希望傷害過我的人得到 赦免

12
十二月，情人要結婚了
這是我送給她的絕望之歌

13
想哭，獨自一人在街角
那動人十二月天空不回
想哭，婚禮上折了花
悲哀蒸發着祝福
這樣呼吸空氣乾燥得很
低沉，並不見得是想哭
多得你陪我走過敗葉紛飛的路
原來愛你，經不起荊棘錐了心的考驗
緊擁着我，黑夜變得不太漫長
離別這刻，其實很在意
時間一直白過
揮霍年華，弦就快要斷了啦

14
神在製造時間的第一天便和我們說
第一天的開始，即是終結
我們必須趕快戀愛

15
我們沒有趕快戀愛
被動使我們變得更懦弱
但今晨不一樣了
我愛你
即使遲了一世紀

16
終於
我以我的方式追求你了
而你也以你的方式愛着我了
我們幾乎奇蹟地配合

17
在神製造時間的第一天
我們就錯過了選擇
祇有從第二天開始愛起

確定你如影子般距離

那年，你確定了我離開後
才去愛另一個人

之後
我在潮汐日子裡
再記不起回去的路徑
心裡祇有渴切，或徹底遺忘

是季節落下了花兒還是花兒落下了季節
火車站從來不知道互相揮手的我們
代表着捨不得
還是代表着歡送

而再次重逢的我們
該裝成路人或是裝作豁達呢？

自那些年裡，我確定了你離開後
才敢把你的回憶
如影子般
註明年月，一生跟在我腳下

戀人絮語

深夜，我寂寞
一人喝酒

貓不是女人，不懂伴我醉
所以她是貓

突然
貓像我一樣喝起酒來
我笑她
不是貓

深夜，我寂寞
一人喝酒

貓笑我
貓了

我不信，因為我不是貓